

「艾」的救赎

在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,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改造对象——女性艾滋病罪犯。她们很可能面对“刑期比命长”的情况,对“生”既渴望又绝望。监狱民警是怎么教育她们悔过自新,引导她们正确面对疾病、重燃对新生的信心?省监狱中心医院教育改造科科长杨颖回答说:“总结起来就是坚持两件事:一是耐心,二是不放弃。”今天,就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。



《爱的红丝带》微电影拍摄现场

起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、家庭情况等,“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女儿,我生了她,却不能陪着她长大。”

我拍了拍她的肩膀,我也是

母亲,太知道母爱的力量,我鼓励她,要带着这份爱和思念去面对未来,直视自己的罪行,才能重新回归社会和家庭。

后来,王某也愿意和身边人交流了,还鼓起勇气和女儿视频相见,“妈妈会好起来的”她告诉女儿说。

女性艾滋病罪犯中,很多已为人母,类似王某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每一个母亲背后都是一个家庭,我们民警不抛弃、不放弃任何一个罪犯,或许就能多挽救一个家庭。

“三恩”教育向阳而行

2019年,我转岗到了教育改造科,医院也从一个院区扩展成两个院区。女性艾滋病罪犯人数成倍增长,对她们的教育成为我们的重要课题。打开她们的心扉,只是教育的第一步,教育的根本就是引导和帮助他们唤醒内心、寻找光源、向阳而行。2019年,医院提出了“知恩、感恩、报恩”的“三恩”修心教育,从学习感恩开始,探索内心力量。

罪犯钟某如今是病区里改造最积极的一个,她在折纸小组和书画小组里担任组长,经常用自己创作的水墨画、衍纸作品等装点监舍、美化病房环境。你们可能想不到,她刚来时又迷茫又冷漠。那年,我自编自导了微电影《爱的红丝带》,剧本就是以钟某为原型,讲述民警、医务民警和钟某之间教育与被教育的故事,拍摄地点就放在艾滋病罪犯监舍。

虽然所有角色都是由民警演绎,但剧本的创作过程中,我特意让钟某和其他女性艾滋病罪犯一起参与,以第三视角来引导她们审视自己内心。她们在写微电影原型故事时,把自己代入其中,我在脚本修改时,也有意识地引导她们进一步思考: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入深渊?是否学会忏悔、懂得感恩?能不能做到“感染到我为止”?

“反反复复地修改、一遍又一遍地讲述,我突然觉得,很对不起这个社会、对不起家人,也对不起你们!”拍摄脚本确定的时候,钟某由衷地忏悔。而那一刻,我的内心也是澎湃的,为了这一刻,我们医务民警、管教民警熬了多少个夜、付出了多少心血,但“坚持”是值得的。

对于女性艾滋病罪犯的教育,是一场特殊的救赎,任重而道远。监狱中心医院有一支医生、护士和民警组成的教育团队,既“治病”更“治心”。我们已经努力了20年,下一个20年、再下一个20年……我们仍然会继续秉承这样的信念,继续“耐心”和“不放弃”,持续引导教育女性艾滋病罪犯端正态度、提升信心、重塑人格,积极回归社会和家庭。

“粉色”日记打开心扉

千难万难,攻心最难。上岗第一天,我就碰到了一块难啃的“骨头”。

她叫小雅(化名),因为贩毒被判死缓。从入监起,她就各种闹,各种不服从管理、不配合治疗,对周围的人也都是恶言恶行。我找她谈话,她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我、用她的家乡方言向我大声叫嚷。

这次“谈心”持续了很久,因为我始终没有打断小雅的“持续输出”,到最后,小雅说:“杨教,从来没人真正愿意听我说话,在外面也没有,你却一直在听。”谈话结束后,我送给她一本粉色的日记本,告诉她,“我不在你眼前时,你可以把想说的话写下来,我每天都会回复”。

“杨教好,今天我的心情挺开心的,因为打通了家里的电话。”“说明家里很记挂

关心你的,平时不要多想,要努力生活、好好改造,让家里更放心。”

“杨教,我今天牙齿疼得厉害,吃什么都疼,都不香。”“那请医务民警看一看,晚上喝点粥吧,自己平时也要注意口腔卫生。”

……

就这样,这本粉色日记本每天在我与小雅之间传递。不管工作多忙,我都会认真地看、细细地批,早上送进去、晚上拿出来,黑字写红字回。大约1个月,小雅主动找我,哽咽地问:“杨教,能不能从今天开始,我重新做人?”

经过我们民警的持续教育,现在的小雅已经脱胎换骨,因改造表现良好还获得了减刑奖励。拥有粉色笔记本的,远不止小雅一个人。当年的粉色日记本已经化身今天的“修心日记本”,成为了罪犯教育改造的重要载体,是民警与罪犯的沟通桥梁,是罪犯忏悔的出口,她们把它当成一种宣泄,更是一种治愈。这些日记本里流露的真情实感,也正是民警耐心教育引导的结果。

艺术矫治融化“冰山”

女性艾滋病罪犯多数内心细腻、情感丰富,找到合适她们的矫治方式很重要。2015年开始,我们用“请专家进来”与“带民警出去”的方式,先后开展了改善睡眠、心理减压、红丝带自助等各种心理团辅,也组织了表演小组、乐器小组、手工折纸小组、书法小组等等艺术团体,以艺术矫治引导女性艾滋病罪犯学习正确表达、疏导情绪,并逐步矫正认识、改变行为。

曼陀罗绘画小组就成功地融化了一座“冰山”。

王某因为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,但她一直不认罪服法,服刑后她才得知自己是艾滋病毒携带者,就此破罐破摔,拒绝与任何人交流,成为“冰山”一座。于是,我把王某纳入曼陀罗绘画小组,同时开展心理辅导,希望通过绘画去分析她的内心,从而精准制定教育对策。一开始,王某生硬地参加,要么坐着不动,要么拿着画笔随意涂画,画面上的颜色还总是灰沉沉的。

即使这样,每周两次、每次1小时的绘画矫治,我依然雷打不动地让她过来参加。慢慢地,我发现,她的画纸上多了一些色彩,线条也柔和了许多。大约2个月后,王某不仅不排斥绘画,甚至有点期待了。一次分享会上,我问“谁愿意分享自己作品”?我惊喜地看见,她举手了!

“我自己都记不清楚有多久没有笑过、哭过了,我觉得自己就是行尸走肉……”那次以后,王某打开了心扉,和我

2014年,我转岗到艾滋病监区,一想到要直面艾滋病罪犯,说“一点也不慌”是假的,但肩上的重任告诉我“要勇敢担当”。我翻看了她们每个人的档案,看到她们各种各样的犯罪原因和改造表现,我百感交集,同时暗下决心:同为女性、母亲,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走进她们的内心,从“心”救赎。



杨颖给罪犯作心理矫治



杨颖指导罪犯折纸创作



曼陀罗绘画心理辅导现场

讲述整理

本报记者
浙江省监狱中心医院教育改造科科长

王春苗

杨颖